

大幻想文学 冒险小说

黑月

一个来历不明的公爵

一个古老的预言

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男孩

一场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斗争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月亮/(德)加布里勒·拜尔莱恩 著;张帆译.

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06.3

ISBN 7-5391-3309-0

I.黑... II.①加...②张... III.长篇小说-德国-现代 IV.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13066号

Gabriele Beyerlein, DER SCHWARZE MOND

© 2001 by K. Thienemanns Verlag, Stuttgart-Wien.

版权合同登记号14-2003-025

黑月亮/ 加布里勒·拜尔莱恩 著 张 帆 译

责任编辑 熊 焱

装帧设计 李 峻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
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3.5

书 号 ISBN 7-5391-3309-0/I·829

定 价 1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6524997

大幻想文学 冒险小说

黑月亮

■ [德]加布里勒·拜尔莱恩 著 ■ 张帆 译

一个来历不明的公爵

一个古老的预言

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男孩

一场惊心动魄冒险环生的斗争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● 目录

第一部 / 007

井下根本不见那三个男孩。但是——却见那井底有一样东西在闪闪发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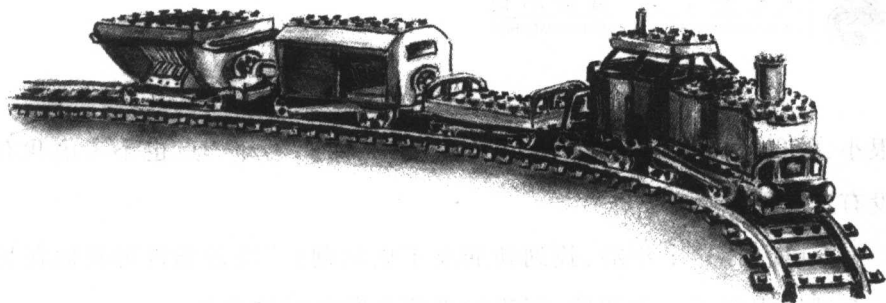
我绕着井沿走，找到井穴的入口处，沿着石阶往下走。

突然，我感到毛骨悚然……

第二部 / 099

一位银甲骑士走近我。他把头盔夹在腋下，原来是公爵。他的身后站着魔医。魔医一只手拿着火把，另一只拿着一把匕首。公爵指着我说：“把他的心脏挖出来！”……

第一部



1

在我家对面就有一个露天游泳池，说实话，这是我们过去住的地方所没有的。住在那里时，如果我想去游泳池，爸爸妈妈会开车送我去，有时是由我朋友阿莱克斯或彼德的爸爸妈妈开车送我们。而住在这里，我只需要穿过马路，便到了那个露天游泳池。那里有一个大滑梯、一个十米跳台和一面玻璃墙，透过那个玻璃墙可以看到水池里游泳的人，他们就像水族馆里的鱼一样。

从十米跳台上往下跳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。大滑梯因需要检修而被暂停开放。尽管过去开车去游泳池，但也并没有什么不好，阿莱克斯、彼德和我总能找到开车送我们的人。

现在身边没有这两个小伙伴，我一个人在水里，孤孤单单很无聊。唉，实际上游泳池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，许多小孩子在我周围大声嬉闹着，他们纷纷潜入水中，或在拦绳上保持着身体平衡。他们彼此都互相认识，只有我谁也不认识。

那边对面有一个长着金黄色短发，面颊上有一块伤疤的男孩，我已经见过他几次。他肯定就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，但不会住在我们这个住宅区，因为这里住的都是老人或是孩子还很小的家庭。

每当妈妈见到那些小孩子，总是很高兴地说：“我们的双胞胎女儿总算找到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了。”这是她一贯的做法，她只考虑到我的妹妹安娜和玛丽的小伙伴，尽管她们现在根本还不需要，因为她们都还



很小,能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睡觉或者哭闹,而妈妈却一点也不考虑我没有朋友的问题。

“延斯,你这个年龄,找到新朋友不成问题!”当爸爸告诉我他在另一个城市得到了一个职位,而我们必须搬家时这么说。

“可是,我不想要新朋友,我只要阿莱克斯和彼德!我不搬!”我说道。

无奈,我还是和爸妈一起搬到了这里。谁能告诉我,除此以外,还有什么办法呢?

虽然我来这里已经整整十天了,而且下周暑假就要结束了,可我仍然没有找到新朋友。最倒霉的是,我被剥夺了四周的假期,因为我们从巴伐利亚州迁到了黑森州,而这里的假期开始得比巴伐利亚早得多,当阿莱克斯和彼德还在阿尔卑斯山的夏令营里度假时,我却又走进学校上课了!

在游泳池里,我看见那个脸上有伤疤的男孩从水里走出来,另外还有三个男孩跟随其后。看起来,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。

我本想再游一会儿,可是几个大男孩在我周围狗刨式地游着,搞得我再也没有兴趣游下去了。

过去,我跟彼德和阿莱克斯他们一起玩游戏,有时我们像执行秘密任务的间谍,暗地里跟踪别人,却不会被人发现。

现在,我像被单独派到了“敌人”的领地,真可谓单枪匹马。我现在的使命是,找到那个长着金黄色短发、面颊上有一块伤疤的人,跟他建立不引起怀疑的联系并弄清他的身份。

于是,我离开了游泳池,悄悄地溜达着穿过草坪,却发现那人不见了。我搜寻了玻璃墙前的书报亭、更衣室前的过道、球场和乒乓球台,都未见人影,那个人就好像被地面吞噬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,这更引起



我的怀疑。于是,我开始沿着玫瑰丛中的小路搜寻,又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忽然我发现了那个人,他和另外三个男孩藏在游泳池边的玫瑰丛和扶墙后面的角落里,四个人肩靠肩地围坐在一起,正在秘密交谈。只见那个男孩摸摸脸颊,用食指和中指揉了揉伤疤,然后,便拿出一样东西给其他人看,这更加令人怀疑。这时我才意识到,我的使命可能要比我想象的危险得多,但我决心要调查这一起“重大事件”。

用玫瑰丛做掩护,我弯着腰慢慢地向他们靠近。当达到和他们同样的高度时,我便卧倒在路旁,装作在看戏水池里的小孩子。遗憾的是,孩子们的尖叫声太吵,我没法听清他们在草丛里说的每一句话。我断断续续听到的话有些危言耸听:“可能会在城堡里被抓住……但那个魔法森林……首先我们必须找到那个男孩……如果我们引诱黑甲武士进入圈套,与他们战斗……”

我准备揭露这个极其危险的“阴谋”。完成这个任务真得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“间谍”。

为了能听得更清楚,我开始慢慢凑近玫瑰丛。“呜哇!”我一不小心跌进荆棘丛中。可惜,我的喊声太大,“阴谋家们”也听到了,他们都直愣愣地望着灌木丛。唉,我今天的秘密行动算是前功尽弃了,我一瘸一拐地走到更衣室,把屁股上的刺拔了出来。唉,这样的事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我穿着游泳裤,外面再套上运动短裤,拿着毛巾离开了游泳池。心里想,也许晚上,我还会和爸爸一起再来游泳池,我们还会比赛游泳,我自由泳,他蛙泳,因为他自由泳游得非常快,以致于我几乎顾不上回头看。他总是让我先开始游,等他慢慢数到三时,才开始游。他对我解释说,这是出于机会平等的原因。

有一次,我赢了,为此,他慷慨解囊,为我买了带生煎土豆丝和咖喱



粉的香肠,还有一个大冰激凌。爸爸从事多项运动,我也是。他踢足球,在我们原先住的地方是体育协会的足球前锋,没有人能轻易防住他,而且他还是训练队长兼足球教练。他总说,运动会使人强壮和自信。

使人强壮是肯定的,我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中场队员了,爸爸甚至也这么认为。

在我回家的路上,胖邻居正在洗车。我从他身边挤过去时,对他说:
“Grüss Gott! (问候上帝!)”

“要是我能见到上帝的话!”他傻笑着回答说。

我感觉自己的脸红了。我又忘了,这里的人见面不说“问候上帝”!但尽管如此,他也不该给我这么一个愚蠢的回答。

随后,我按响了我家的门铃。在等妈妈来开门时,我听到屋里传来哭声,不知是安娜还是玛丽在哭?

她们俩不管是谁在哭,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不管怎样,这总令人烦躁,特别是夜里,当我被她们的哭声吵醒时,更是如此。因为现在我的房间就在她们隔壁,不像过去那样我住在另一层上。尤其是当妈妈抱着哭闹的安娜或玛丽间或她们两个穿过走廊,路过我的房门,抱到她们的床上时,更是令人心烦意乱。安娜和玛丽的房间比我的房间大得多,我的房间里刚好放得下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,甚至连我的塑料积木火车都没有地方放。

为此,我向爸妈抱怨过,我说我想要那间较大的房间。但是我显然问错了人,他们说,安娜和玛丽两个人共用一间,而我自己单独一个房间。可是我觉得,她们两个只是在小床上躺着,或者爬来爬去,许多空间根本用不上。自从有了这对孪生妹妹,似乎所有的事都围着她们俩转,妈妈雷打不动总是这样。她总是忙着照顾她们俩,或她们俩中的其中一个,裹起来喂喂她们,给她们摇摇篮,给她们唱唱歌等等。



两个妹妹未出世之前，妈妈总是把时间花在我身上。当我有要求时，她再忙碌也会停下来，跟我一起玩，给我讲故事。

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，反正现在我再也不需要了，这些事只是为小孩子做的。况且，我还有爸爸。如果他也像妈妈那样，只围着安娜和玛丽转，不再和我一起玩的话，那就更糟糕了。当爸爸已经开始在这里工作，而我们还在原来的地方住着的那几个月里，他只是周末回家，只有星期六才有时间和我一起踢足球，我觉得心情遭透了。的确如此！

妹妹的哭声越来越近了，终于妈妈用胳膊肘把门打开了，她怀里抱着玛丽，我肯定地认为那是玛丽，但也并非十分肯定，她们俩看上去非常相像。

“你回来了，我很高兴。”妈妈叹了口气说，“延斯，你得帮我照看一下安娜和玛丽，只需要一个小时，好吗？你推着婴儿车带她们去散步，她们肯定会很快睡着的。明天我必须交翻译稿，至今还有很多页没完成，文件也找不到了，因为我一直没时间打开自己的文件箱。接着，抱住玛丽！”说着，她便把我的小妹妹塞到我的手里。

“可是我没有时间。”我解释说，并把玛丽放在地板上。

“我只需要从你宝贵的时间里抽出一个小时，这要求并不过分吧！”妈妈训斥道，又把玛丽从地板上抱起来，放到婴儿车里，“我忙得不可开交，可你一点忙都不帮！现在你推着安娜和玛丽去散步，把太阳伞转过来，让她们坐在阴凉里，四点半以前别回来，你明白吗？”

当妈妈对你发火时，你最好还是闭上嘴，不然，她会大吵大闹的。

过去，妈妈从来不让我推着安娜和玛丽去散步，爷爷和奶奶都争着上上下下地亲她们俩。当妈妈翻译的文件急着要上交时，妈妈的好友卡琳也会暂时来帮忙，她愿意照顾安娜和玛丽。

此刻，妈妈也把安娜安放在婴儿车里，她把婴儿车推出屋外，随后，



把我也推了出来,在我身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她的心情可真糟透了!

安娜和玛丽像比赛一样,看谁的哭声更响。我推着婴儿车,沿着游泳馆后面的山坡往上走。终于她们哭累了,吮着拇指,安静地坐在车里,好像她们不是纯粹令人讨厌的小家伙。我把靠背放得更低些,好让她们半躺着,以便早点睡着,我希望如此。

幸好彼德和阿莱克斯没看到我,更幸运的是没让该死的巴斯蒂安和他那一伙人碰见。不然他们又会对我喊“小女孩”或者“软蛋”或者甚至……

每当我想起这事,就很不开心!

过去,我和巴斯蒂安的关系本来很好,开始,我甚至也是他们一伙的。他是我们的孩子王,这我并不介意,总归要有人当孩子王,这没什么。但是后来,他让我们在超市里偷东西,以测试我们的勇气,这种犯法的蠢事,我可不干!当我跟他这么说时,他回答说:“害怕了,是吧?得先回去问问妈妈?”

这倒不是,或者至多是有一点点。刚刚不久前,因为另外一件违法的事,爸爸严厉地训斥了我,我没兴趣再去尝试第二次。

我只是对巴斯蒂安说:“胡说!我只是觉得这是在胡闹!”接着他骂我是“同性恋的杂种”,大家听了,都幸灾乐祸地笑起来。

因为这事,直到今天我还耿耿于怀。但是当时我什么也没说,便走开了。自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们。

算了,现在反正也没这个必要了。

像他一样的人,这里一定也会有。只是没有像彼德和阿莱克斯那样的好朋友,他们当时对我说:“你别在意!他们头脑发昏,我们才是你的好朋友。”

一路上,太阳火辣辣地晒着,我感到很热。这时,从游泳馆那边传来



阵阵刺耳的叫喊声，我向那边望去，看到大滑梯又正常开放了。

我的短裤里还穿着游泳裤头，月票也在裤兜里，安娜和玛丽肯定会马上睡着的……

我推着婴儿车跑下山，一直跑到游泳馆。她们俩在车里被晃来晃去，我来到售票口出示月票时，她们还在睡着。“多么可爱的孩子啊！”售票处的阿姨说。哼，她知道什么呀！

我把婴儿车推到滑梯的附近，把我的短裤和T恤衫塞进婴儿车的袋子里，跑到滑梯跟前，队排得很长，我只有耐心地等待。当我爬到滑梯上面的平台时，我朝下望了一眼我的两个小妹妹，一切都没问题。

我滑了又滑，这里的游泳池真不赖，要是不必排这么长的队就更好了！终于又轮到我了，我前面是一个小女孩在滑，她总是不断地“刹车”。我必须等她滑到下面才行，要不然会把她撞下去的。我在这上面欣赏风景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。

安娜和玛丽！我根本就没再想过她们！

我向游泳池边望去，忽然发现婴儿车不见了，草坪上也没有——

“快滑呀！”这时候，我后面的男孩喊道并撞了我一下。我跌跌撞撞地飞速地滑了下来，扑通一声掉进水池里，呛了一口水，接着我慌忙浮出水面，游到泳池边。婴儿车呢，婴儿车呢——

我围着净水池、大游泳池和跳台跑着寻找，到处都不见婴儿车。我几乎不敢往水里看，但还是望了望，绕着水池跑，眼睛一直盯着水里，然后又沿着台阶往下跑，来到玻璃墙前，站在那里盯着水下。要是婴儿车掉进水里的话，我一定能看得到，难道不是吗？

她们会不会被人绑架了？有些坏人专门绑架小孩子，并对小孩子干一些坏事……



难道也包括婴儿吗？

要是妈妈知道了，非急疯了不可！

我跑到游泳池管理员那里，问他是否见过一对双胞胎婴儿。“原来是你这孩子干的啊！”他边说边生气地打量着我，“竟然把你的两个小妹妹放在阳光底下不管！她们会中暑的，她们大哭不止，浑身是汗，而你这位哥哥先生光顾自己玩，却根本不关心她们。去，到办公室去，她们在那里呢！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要是我是你爸爸，我会对你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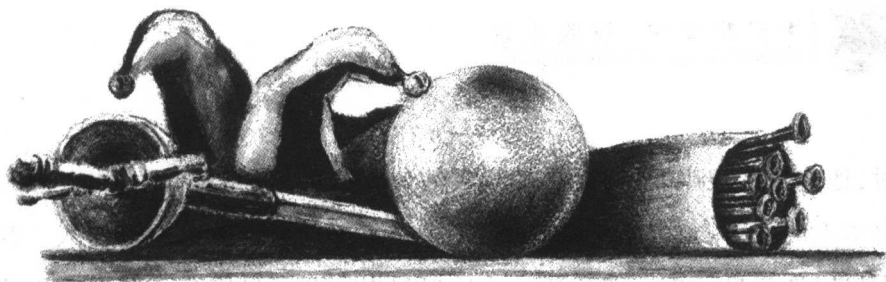
“谢谢！”我嘟噜了一句拔腿便跑，心里想，我才不要像他这样的爸爸呢！在更衣室附近我听到她们的哭声，是安娜和玛丽！我冲进办公室，一个阿姨在安娜和玛丽身旁，摇着她们的婴儿车。

“她们是我的妹妹。”我说。在她想教训我几句之前，我连忙伸手抓住婴儿车，把安娜和玛丽迅速推到更衣室，赶忙换上我的衣服，推着安娜和玛丽飞快地跑回家。

妈妈从厨房的窗户里看到我，忙给我打开房门，“你出去了这么久，这段时间我把事情都做完了。谢谢你，真是帮了我的大忙。”她说。然后她看着我愣住了：“上帝啊，延斯，你怎么了，怎么六神无主的？”她把我拉到身边，抚摸着我的头发。安娜和玛丽想从婴儿车里出来，但是妈妈没有理会，一直搂着我，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！妈妈在你身边！”接着又问，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我把发生的这一切都讲给了她听，我承认这是我的过错。但是妈妈却说，不能只怪我，这也是她的过错，她感到很抱歉。随后，我和妈妈分别把她煮的麦黍粥喂给妹妹吃，我喂安娜，妈妈喂玛丽。

安娜总爱伸手去抓小勺，我把小勺递给她，她把粥涂在嘴边，冲我笑，弄得我也直笑。最后我把剩下的粥都吃了，甚至把罐子都刮得干干净净，因为麦黍粥是我唯一喜欢喝的粥。



2

“你真的想在跳蚤市场上卖掉你的塑料积木火车吗？”妈妈怀疑地看着我问道。

“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，在我们这个讨厌的房子里，我的房间实在太小了，没法玩火车！”我边说着，边把火车头和车厢塞进箱子里。

“听着，延斯，让我们再谈谈。”她说。但是我已抱起了我的箱子，走到我的自行车前。我想，这样做至少会让爸爸妈妈意识到，他们的做法伤害了我。

旧货市场就在市府广场，我的摊位在中间，我的塑料积木火车就摆在我面前的摊位上，这时我感到，自己根本不想把它卖掉。一个小姑娘在我的摊位前站住问：“一个火车头卖多少钱？”我很快地说出了一个价，这个价格比一个新的火车头还要贵。她用手指敲了敲前额，示意我大脑不正常，她继续往前走到我旁边的一位瘦弱的白发老人跟前。他卖的是分角色游戏用的行头：有类似中世纪时期的骑士穿的铁甲衫、箭和匕首，看上去像是真货，但实际上只是用塑料之类的东西做的；另外还有一顶奇特的帽子和一件披风，就像我在彼德的哥哥弗洛那里见到的一样。

弗洛参加了一个剧团，他们玩的是真正的分角色游戏，他们身穿古装玩冒险和战斗游戏等等，但有时他们也玩书本上的分角色冒险游戏，只是简单地通过想象和掷色子。假期刚开始，当他的朋友都出去旅游